第三十一回　天長縣同訪豪傑　賜書樓大醉高朋

話說杜慎卿做了這個大會，鮑廷璽看見他用了許多的銀子，心裏驚了一驚，暗想：「他這人慷慨，我何不取個便，問他借幾百兩銀子，仍舊團起一個班子來做生意過日子？」主意已定，每日在河房裏效勞。杜慎卿著實不過意。他那日晚間談到密處，夜已深了，小廝們多不在眼前。杜慎卿問道：「鮑師父，你畢竟家裏日子怎麼樣過？還該尋個生意纔好。」鮑廷璽見他問到這一句話，就雙膝跪在地下。杜慎卿就嚇了一跳，扶他起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怎的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我在老爺門下，蒙老爺問到這一句話，真乃天高地厚之恩；但門下原是教班子弄行頭出身，除了這事，不會做第二樣。如今老爺照看門下，除非懇恩借出幾百兩銀子，仍舊與門下做這戲行。門下尋了錢，少不得報效老爺。」杜慎卿道：「這也容易。你請坐下，我同你商議。這教班子弄行頭，不是數百金做得來的，至少也得千金。這裏也無外人，我不瞞你說，我家雖有幾千現銀子，我卻收著不敢動。為甚麼不敢動？我就在這一兩年內要中，中了那裏沒有使喚處？我卻要留著做這一件事。而今你這弄班子的話，我轉說出一個人來與你，也只當是我幫你一般。你卻不可說是我說的。」鮑廷璽道：「除了老爺，那裏還有這一個人？」杜慎卿道：「莫慌。你聽我說。我家共是七大房。這做禮部尚書的太老爺是我五房的。七房的太老爺是中過狀元的。後來一位大老爺，做江西贛州府知府，這是我的伯父。贛州府的兒子是我第二十五個兄弟，他名叫做儀，號叫做少卿，只小得我兩歲，也是一個秀才。我那伯父是個清官，家裏還是祖宗丟下的些田地。伯父去世之後，他不上一萬銀子家私，他是個獃子，自己就像十幾萬的。紋銀九七，他都認不得。又最好做大老官。聽見人向他說些苦，他就大捧出來給人家用。而今你在這裏幫我些時，到秋涼些，我送你些盤纏，投奔他去。包你這千把銀子手到拿來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到那時候，求老爺寫個書子與門下去。」杜慎卿道：「不相干。這書斷然寫不得。他做大老官是要獨做，自照顧人，並不要人幫著照顧。我若寫了書子，他說我已經照顧了你，他就賭氣不照顧你了。如今去先投奔一個人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卻又投那一個？」杜慎卿道：「他家當初有個奶公老管家，姓邵的，這人你也該認得。」鮑廷璽想起來道：「是那年門下父親在日，他家接過我的戲去與老太太做生日。贛州府太老爺，門下也曾見過。」杜慎卿道：「這就是得狠了。如今這邵奶公已死。他家有個管家王鬍子，是個壞不過的奴才，他偏生聽信他。我這兄弟有個毛病：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，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。你將來先去會了王鬍子。這奴才好酒，你買些酒與他喫，叫他在主子跟前說你是太老爺極歡喜的人，他就連三的給你銀子用了。他不歡喜人叫他老爺，你只叫他少爺。他又有個毛病：不喜歡人在他跟前說人做官，說人有錢。像你受向太老爺的恩惠這些話，總不要在他跟前說。總說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是大老官，肯照顧人。他若是問你可認得我，你也說不認得。」一番話，說得鮑廷璽滿心歡喜。在這裏又效了兩個月勞，到七月盡間，天氣涼爽起來，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，收拾衣服行李，過江往天長進發。

第一日過江，歇了六合縣。第二日起早走了幾十里路，到了一個地方，叫作四號墩。鮑廷璽進去坐下，正待要水洗臉，只見門口落下一乘轎子來。轎子裏走出一個老者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白紗直裰，腳下大紅紬鞋，一個通紅的酒糟鼻，一部大白鬍鬚，就如銀絲一般。那老者走進店門，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，說道：「韋四太爺來了？請裏面坐。」那韋四太爺走進堂屋，鮑廷璽立起身來施禮。那韋四太爺還了禮。鮑廷璽讓韋四太爺上面坐，他坐在下面，問道：「老太爺上姓是韋，不敢拜問貴處是那裏？」韋四太爺道：「賤姓韋，敝處滁州烏衣鎮。長兄尊姓貴處？今往那裏去的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在下姓鮑，是南京人。今往天長杜狀元府裏去的，看杜少爺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是那一位？是慎卿？是少卿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是少卿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個，只有這兩個人招接四方賓客；其餘的都閉了門在家，守著田園做舉業。我所以一見就問這兩個人。兩個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。慎卿雖是雅人，我還嫌他有帶著些姑娘氣。少卿是個豪傑。我也是到他家去的，和你長兄喫了飯一同走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太爺和杜府是親戚？」韋四太爺道：「我同他家做贛州府太老爺自小同學拜盟的，極相好的。」鮑廷璽聽了，更加敬重。

當時同喫了飯，韋四太爺上轎。鮑廷璽又雇了一個驢子，騎上同行。到了天長縣城門口，韋四太爺落下轎，說道：「鮑兄，我和你一同走進府裏去罷。」鮑廷璽道：「請太爺上轎先行。在下還要會過他管家，再去見少爺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也罷。」上了轎子，一直來到杜府，門上人傳了進去。杜少卿慌忙迎出來，請到廳上拜見，說道：「老伯，相別半載，不曾到得鎮上來請老伯和老伯母的安。老伯一向好？」韋四太爺道：「託庇粗安。新秋在家無事，想著尊府的花園，桂花一定盛開了，所以特來看看世兄，要杯酒喫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奉過茶，請老伯到書房裏去坐。」小廝捧過茶來，杜少卿吩咐：「把韋四太爺行李請進來，送到書房裏去。轎錢付與他。轎子打發回去罷。」請韋四太爺從廳後一個走巷內，曲曲折折走進去，纔到一個花園。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。左邊一個樓，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。樓前一個大院落，一座牡丹臺，一座芍藥臺。兩樹極大的桂花，正開的好。合面又是三間敞榭，橫頭朝南三間書房後，一個大荷花池。池上搭了一條橋。過去又是三間密屋，乃杜少卿自己讀書之處。

當請韋四太爺坐在朝南的書房裏。這兩樹桂花就在窗槅外。韋四太爺坐下問道：「婁翁尚在尊府？」杜少卿道：「婁老伯近來多病，請在內書房住，方纔喫藥睡下，不能出來會老伯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老人家既是有恙，世兄何不送他回去？」杜少卿道：「小姪已經把他令郎、令孫，都接在此侍奉湯藥。小姪也好早晚問候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，可也還有些蓄積，家裏置些產業？」杜少卿道：「自先君赴任贛州，把舍下田地房產的帳目，都交付與婁老伯。每銀錢出入，俱是婁老伯做主，先君並不曾問。婁老伯除每年修金四十兩，其餘並不沾一文。每收租時候，親自到鄉裏佃戶家。佃戶備兩樣菜與老伯喫，老人家退去一樣纔喫一樣。凡他令郎、令孫來看，只許住得兩天，就打發回去，盤纏之外，不許多有一文錢，臨行還要搜他身上，恐怕管家們私自送他銀子。只是收來的租稻利息，遇著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，婁老伯便極力相助。先君知道也不問。有人欠先君銀錢的，婁老伯見他還不起，婁老伯把借券盡行燒去了。到而今，他老人家兩個兒子，四個孫子，家裏仍然赤貧如洗，小姪所以過意不去。」韋四太爺歎道：「真可謂古之君子了！」又問道：「慎卿兄在家好麼？」杜少卿道：「家兄自別後，就往南京去了。」

正說著，家人王鬍子，手裏拿著一個紅手本，站在窗子外，不敢進來。杜少卿看見他，說道：「王鬍子，你有甚麼話說？手裏拿的甚麼東西？」王鬍子走進書房，把手本遞上來，稟道：「南京一個姓鮑的。他是領戲班出身。他這幾年是在外路生意，纔回來家。他過江來叩見少爺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他既是領班子的，你說我家裏有客，不得見他。手本收下，叫他去罷。」王鬍子說道：「他說受過先太老爺多少恩德，定要當面叩謝少爺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人是先太老爺抬舉過的麼？」王鬍子道：「是。當年邵奶公傳了他的班子過江來，太老爺著實喜歡這鮑廷璽，曾許著要照顧他的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你帶了他進來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是南京來的這位鮑兄，我纔在路上遇見的。」王鬍子出去，領著鮑廷璽，捏手捏腳，一路走進來。看見花園寬闊，一望無際。走到書房門口一望，見杜少卿陪著客坐在那裏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玉色夾紗直裰，腳下珠履，面皮微

黃，兩眉劍豎，好似畫上關夫子眉毛。王鬍子道：「這便是我家少爺，你過來見。」鮑廷璽進來跪下叩頭。杜少卿扶住道：「你我故人，何必如此行禮。」起來作揖。作揖過了，又見了韋四太爺，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。鮑廷璽道：「門下蒙先老太爺的恩典，粉身碎骨難報。又因這幾年窮忙，在外做小生意，不得來叩見少爺。今日纔來請少爺的安，求少爺恕門下的罪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方纔我家人王鬍子說，我家太老爺極其喜歡你，要照顧你。你既到這裏，且住下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王鬍子道：「席已齊了，稟少爺，在那裏坐？」韋四太爺道：「就在這裏好。」杜少卿躊躇道：「還要請一個客來。」因叫那跟書房的小廝加爵，「去後門外請張相公來罷。」加爵應諾去了。

少刻，請了一個大眼睛黃鬍子的人來，頭戴瓦楞帽，身穿大闊布衣服，扭扭捏捏，做些假斯文像，進來作揖坐下，問了韋四太爺姓名。韋四太爺說了，便問：「長兄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晚生姓張，賤字俊民，久在杜少爺門下。晚生略知醫道，連日蒙少爺相約在府裏看婁太爺。」因問：「婁太爺今日喫藥如何？」杜少卿便叫加爵去問。問了回來道：「婁太爺喫了藥，睡了一覺，醒了。這會覺的清爽些。」張俊民又問：「此位上姓？」杜少卿道：「是南京一位鮑朋友。」說罷，擺上席來，奉席坐下。韋四太爺首席，張俊民對坐，杜少卿主位，鮑廷璽坐在底下，斟上酒來，喫了一會。那餚饌都是自己家裏整治的，極其精潔。內中有陳過三年的火腿；半斤一個的竹蟹，都剝出來膾了蟹羹。眾人喫著，韋四太爺問張俊民道：「你這道誼，自然著實高明的。」張俊民道：「『熟讀王叔和，不如臨症多。』不瞞太爺說，晚生在江湖上胡鬧，不曾讀過甚麼醫書，卻是看的症不少。近來蒙少爺的教訓，纔曉得書是該念的。所以我有一個小兒，而今且不教他學醫，從先生讀著書，做了文章，就拿來給杜少爺看。少爺往常賞個批語，晚生也拿了家去讀熟了，學些文理。將來再過兩年，叫小兒出去考個府縣考，騙兩回粉湯包子喫，將來掛招牌，就可以稱儒醫。」韋四太爺聽他說這話，哈哈大笑了。王鬍子又拿一個帖子進來，稟道：「北門汪鹽商家明日酧生日，請縣主老爺，請少爺去做陪客。說定要求少爺到席的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你回他我家裏有客，不得到席。這人也可笑得緊！你要做這熱鬧事，不會請縣裏暴發的舉人進士陪？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！」王鬍子應諾去了。

杜少卿向韋四太爺說：「老伯酒量極高的，當日同先君喫半夜；今日也要盡醉纔好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正是。世兄，我有一句話，不好說。你這餚饌是精極的了，只是這酒是市買來的，身分有限。府上有一罎酒，今年該有八九年了，想是收著還在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小姪竟不知道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是你令先大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，我送到船上，尊大人說：『我家裏埋下一罎酒，等我做了官回來，同你老痛飲。』我所以記得。你家裏去問。」張俊民笑說道：「這話，少爺真正該不知道。」杜少卿走了進去。韋四太爺道：「杜公子雖則年少，實算在我們這邊的豪傑。」張俊民道：「少爺為人好極。只是手太鬆些，不管甚麼人求著他，大捧的銀與人用。」鮑廷璽道：「便是門下從不曾見過像杜少爺這大方舉動的人。」

杜少卿走進去問娘子可曉得這罎酒，娘子說不知道，遍問這些家人、婆娘，都說不知道。後來問到邵老丫，邵老丫想起來道：「是有的。是老爺上任那年，做了一罎酒埋在那邊第七進房子後一間小屋裏，說是留著韋四太爺同喫的。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來的，二十斤釀；又對了二十斤燒酒，一點水也不攙。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。這酒醉得死人的，弄出來，爺不要喫！」杜少爺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就叫邵老丫拿鑰匙開了酒房門，帶了兩個小廝進去，從地下取了出來，連罎抬到書房裏，叫道：「老伯，這酒尋出來了！」韋四太爺和那兩個人都起身來看，說道：「是了！」打開罎頭，舀出一杯來，那酒和曲餬一般，堆在杯子裏，聞著噴鼻香。韋四太爺道：「有趣！這個不是別樣喫法。世兄，你再叫人在街上買十斤酒來攙一攙，方可喫得。今日已是喫不成了，就放在這裏，明日喫他一天。還是二位同享。」張俊民道：「自然來奉陪。」鮑廷璽道：「門下何等的人，也來喫太老爺遺下的好酒，這是門下的造化！」說罷，教加爵拿燈籠送張俊民回家去。鮑廷璽就在書房裏陪著韋四太爺歇宿。杜少卿候著韋四太爺睡下，方纔進去了。

次日，鮑廷璽清晨起來，走到王鬍子房裏去。加爵又和一個小廝在那裏坐著。王鬍子問加爵道：「韋四太爺可曾起來？」加爵道：「起來了，洗臉哩。」王鬍子又問那小廝道：「少爺可曾起來？」那小廝道：「少爺起來多時了，在婁太爺房裏看著弄藥。」王鬍子道：「我家這位少爺也出奇！一個婁老爹，不過是太老爺的門客罷了！他既害了病，不過送他幾兩銀子，打發他回去，為甚麼養在家裏，當做祖宗看待，還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！」那小廝道：「王叔，你還說這話哩！婁太爺喫的粥和菜，我們煨了，他兒子、孫子看過還不算，少爺還要自己看過了纔送與婁太爺喫！人參銚子自放在奶奶房裏，奶奶自己煨人參，藥是不消說。一早一晚，少爺不得親自送人參，就是奶奶親自送人參與他喫。你要說這樣話，只好惹少爺一頓罵！」說著，門上人走進來道：「王叔，快進去說聲，臧三爺來了，坐在廳上要會少爺。」王鬍子叫那小廝道：「你婁老爹房裏去請少爺，我是不去問安！」鮑廷璽道：「這也是少爺的厚道處。」

那小廝進去請了少卿出來會臧三爺，作揖坐下。杜少卿道：「三哥，好幾日不見。你文會做的熱鬧？」臧三爺道：「正是。我聽見你門上說到遠客；慎卿在南京，樂而忘返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是烏衣韋老伯在這裏。我今日請他，你就在這裏坐坐。我和你到書房裏去罷。」臧三爺道：「且坐著，我和你說話。縣裏王父母是我的老師，他在我跟前說了幾次，仰慕你的大才，我幾時同你去會會他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像這拜知縣做老師的事，只好讓三哥你們做。不要說先曾祖，先祖，就先君在日，這樣知縣不知見過多少！他果然仰慕我，他為甚麼不先來拜我，倒叫我拜他？況且倒運做秀才，見了本處知縣，就要稱他老師！王家這一宗灰堆裏的進士，他拜我做老師我還不要，我會他怎的？所以北門汪家今日請我去陪他，我也不去。」臧三爺道：「正是為此。昨日汪家已向王老師說明是請你做陪客，王老師纔肯到他家來，特為要會你。你若不去，王老師也掃興。況且你的客住在家裏，今日不陪，明日也可陪。不然，我就替你陪著客，你就到汪家走走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三哥，不要倒熟話。你這位貴老師總不是甚麼尊賢愛才，不過想人拜門生受些禮物。他想著我！叫他把夢做醒些！況我家今日請客，煨的有七斤重的老鴨，尋出來的有九年半的陳酒。汪家沒有這樣好東西喫！不許多話！同我到書房裏去頑！」拉著就走。臧三爺道：「站著！你亂怎的？這韋老先生不曾會過，也要寫個帖子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叫小廝拿筆硯帖子出來。臧三爺拿帖子寫了：「年家眷同學晚生臧荼」，先叫小廝拿帖子到書房裏，隨即同杜少卿進來。韋四太爺迎著房門，作揖坐下。那兩人先在那裏，一同坐下。韋四太爺問臧三爺：「尊字？」杜少卿道：「臧三哥尊字蓼齋，是小姪這學裏翹楚，同慎卿家兄也是同會的好友。」韋四太爺道：「久慕，久慕。」臧三爺道：「久仰老先生，幸遇。」張俊民是彼此認得的。臧蓼齋又問：「這位尊姓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在下姓鮑，方纔從南京回來的。」臧三爺道：「從南京來，可曾認得府上的慎卿先生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十七老爺也是見過的。」

當下喫了早飯，韋四太爺就叫把這罎酒拿出來，兌上十斤新酒，就叫燒許多紅炭，堆在桂花樹邊，把酒罎頓在炭上。過一頓飯時，漸漸熱了。張俊民領著小廝，自己動手把六扇窗格盡行下了，把桌子抬到簷內。大家坐下。又備的一席新鮮菜。杜少卿叫小廝拿出一個金杯子來，又是四個玉杯，罎子裏舀出酒來喫。韋四太爺捧著金杯，喫一杯，讚一杯，說道：「好酒！」喫了半日，王鬍子領著四個小廝，抬到一個箱子來。杜少卿問是甚麼。王鬍子道：「這是少爺與奶奶、大相公新做的秋衣一箱子。纔做完了，送進來與少爺查件數。裁縫工錢已打發去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放在這裏，等我喫完了酒查。」纔把箱子放下，只見那裁縫進來。王鬍子道：「楊裁縫回少爺的話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他又說甚麼？」站起身來，只見那裁縫走到天井裏，雙膝跪下，磕下頭去，放聲大哭。杜少卿大驚道：「楊司務！這是怎的？」楊裁縫道：「小的這些時在少爺家做工，今早領了工錢

去，不想纔過了一會，小的母親得個暴病死了。小的拿了工錢家去，不想到有這一變，把錢都還了柴米店裏，而今母親的棺材衣服，一件也沒有。沒奈何，只得再來求少爺借幾兩銀子與小的，小的慢慢做著工算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你要多少銀子？」裁縫道：「小戶人家，怎敢望多，少爺若肯，多則六兩，少則四兩罷了。小的也要算著除工錢夠還。」杜少卿慘然道：「我那裏要你還，你雖是小本生意，這父母身上大事，你也不可草草：將來就是終身之恨。幾兩銀子如何使得？至少也要買口十六兩銀子的棺材。衣服、雜費，共須二十金。我這幾日一個錢也沒有。──也罷，我這一箱衣服也可當得二十多兩銀子。王鬍子，你就拿去同楊司務當了，一總把與楊司務去用。」又道：「楊司務，這事你卻不可記在心裏，只當忘記了的。你不是拿了我的銀子去喫酒、賭錢。這母親身上大事。人孰無母？這是我該幫你的。」楊裁縫同王鬍子抬著箱子，哭哭啼啼去了。杜少卿入席坐下。韋四太爺道：「世兄，這事真是難得！」鮑廷璽吐著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天下那有這樣好人！」當下喫了一天酒。臧三爺酒量小，喫到下午就吐了，扶了回去。韋四太爺這幾個直喫到三更，把一罇酒都喫完了，方纔散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輕財好士，一鄉多濟友朋；月地花天，四海又聞豪傑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　杜少卿平居豪舉　婁煥文臨去遺言

話說眾人喫酒散了，韋四太爺直睡到次日上午纔起來，向杜少卿辭別要去，說道：「我還打算到你令叔、令兄各家走走。昨日擾了世兄這一席酒，我心裏快活極了！別人家料想也沒這樣有趣。我要去了。連這臧朋友也不能回拜，世兄，替我致意他罷。」杜少卿又留住了一日。次日，雇了轎夫，拿了一隻玉杯和贛州公的兩件衣服，親自送在韋四太爺房裏，說道：「先君拜盟的兄弟，只有老伯一位了，此後要求老伯常來走走。小姪也常到鎮上請老伯安。這一個玉杯，送老伯帶去喫酒。這是先君的兩件衣服，送與老伯穿著，如看見先君的一般。」韋四太爺歡喜受了。鮑廷璽陪著又喫了一壺酒，喫了飯。杜少卿拉著鮑廷璽，陪著送到城外，在轎前作了揖。韋四太爺去了。兩人回來，杜少卿就到婁太爺房裏去問候。婁太爺說，身子好些，要打發他孫子回去，只留著兒子在這裏伏侍。

杜少卿應了，心裏想著沒有錢用，叫王鬍子來商議道：「我圩裏那一宗田，你替我賣給那人罷了。」王鬍子道：「那鄉人他想要便宜，少爺要一千五百兩銀子，他只出一千三百兩銀子；所以小的不敢管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就是一千三百兩銀子也罷。」王鬍子道：「小的要稟明少爺纔敢去；賣的賤了，又惹少爺罵小的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那個罵你？你快些去賣。我等著要銀子用。」王鬍子道：「小的還有一句話要稟少爺：賣了銀子，少爺要做兩件正經事；若是幾千幾百的白白的給人用，這產業賣了也可惜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你看見我白把銀子給那個用的？你要賺錢罷了，說這許多鬼話！快些替我去！」王鬍子道：「小的稟過就是了。」出來悄悄向鮑廷璽道：「好了，你的事有指望了。而今我到圩裏去賣田；賣了田回來，替你定主意。」王鬍子就去了幾天，賣了一千幾百兩銀子，拿稍袋裝了來家，稟少爺道：「他這銀子是九五兌九七色的，又是市平，比錢平小一錢三分半。他內裏又扣了他那邊中用二十三兩四錢銀子，畫字去了二三十兩：這都是我們本家要去的。而今這銀子在這裏，拿天平來請少爺當面兌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那個耐煩你算這些疙瘩帳！既拿來，又兌甚麼，收了進去就是了！」王鬍子道：「小的也要稟明。」杜少卿收了這銀子，隨即叫了婁太爺的孫子到書房裏，說道：「你明日要回去？」他答應道：「是，老爹叫我回去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我這裏有一百兩銀子給你，你瞞著不要向你老爹說。你是寡婦母親，你拿著銀子回家去做小生意，養活著。你老爹若是好了，你二叔回家去，我也送他一百兩銀子。」婁太爺的孫子歡喜，接著把銀子藏在身邊，謝了少爺。次日辭回家去，婁太爺叫只稱三錢銀子與他做盤纏，打發去了。

杜少卿送了回來，一個鄉裏人在敞廳上站著，見他進來，跪下就與少爺磕頭。杜少卿道：「你是我們公祠堂裏看祠堂的黃大？你來做甚麼？」黃大道：「小的住的祠堂旁邊一所屋，原是太老爺買與我的。而今年代多，房子倒了。小的該死，把墳山的死樹搬了幾顆回來添補梁柱，不想被本家這幾位老爺知道，就說小的偷了樹，把小的打了一個臭死，叫十幾個管家到小的家來搬樹，連不倒的房子多拉倒了。小的沒處存身，如今來求少爺向本家老爺說聲，公中弄出些銀子來，把這房子收拾收拾，賞小的住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本家！向那個說？你這房子既是我家太老爺買與你的，自然該是我修理。如今一總倒了，要多少銀子重蓋？」黃大道：「要蓋須得百兩銀子；如今只好修補，將就些住，也要四五十兩銀子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也罷；我沒銀子，且拿五十兩銀子與你去。你用完了再來與我說。」拿出五十兩銀子遞與黃大。黃大接著去了。門上拿了兩付帖子走進來，稟道：「臧三爺明日請少爺喫酒，這一副帖子，說也請鮑師父去坐坐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你說，拜上三爺，我明日必來。」次日，同鮑廷璽到臧家。臧蓼齋辦了一桌齊整菜，恭恭敬敬，奉坐請酒，席間說了些閒話。到席將終的時候，臧三爺斟了一杯酒，高高奉著，走過席來，作了一個揖，把酒遞與杜少卿，便跪了下去，說道：「老哥，我有一句話奉求！」杜少卿嚇了一跳，慌忙把酒丟在桌上，跪下去拉著他，說道：「三哥！你瘋了？這是怎說？」臧蓼齋道：「你喫我這杯酒，應允我的話，我纔起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我也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話，你起來說。」鮑廷璽也來幫著拉他起來。臧蓼齋道：「你應允了？」杜少卿道：「我有甚麼不應允？」臧蓼齋道：「你喫了這杯酒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我就喫了這杯酒。」臧蓼齋道：「候你乾了。」站起來坐下。

杜少卿道：「你有甚話，說罷。」臧蓼齋道：「目今宗師考廬州，下一棚就是我們。我前日替人管著買了一個秀才，宗師有人在這裏攬這個事，我已把三百兩銀子兌與了他，後來他又說出來：『上面嚴緊，秀才不敢賣，到是把考等第的開個名字來補了廩罷。』我就把我的名字開了去。今年這廩是我補。但是這買秀才的人家要來退這三百兩銀子，我若沒有還他，這件事就要破！身家性命關係，我所以和老哥商議，把你前日的田價借三百與我打發了這件，我將來慢慢的還你。你方纔已是依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呸！我當你說甚麼話，原來是這個事！也要大驚小怪，磕頭禮拜的，甚麼要緊？我明日就把銀子送來與你！」鮑廷璽拍著手道：「好爽快！好爽快！拿大杯來再喫幾杯！」當下拿大杯來喫酒。杜少卿醉了，問道：「臧三哥，我且問你：你定要這廩生做甚麼？」臧蓼齋道：「你那裏知道！廩生，一來中的多，中了就做官。就是不中，十幾年貢了，朝廷試過，就是去做知縣、推官，穿螺螄結底的靴，坐堂，洒籤，打人。像你這樣大老官來打秋風，把你關在一間房裏，給你一個月豆腐喫，蒸死了你！」杜少卿笑道：「你這匪類！下流無恥極矣！」鮑廷璽又笑道：「笑談！笑談！二位老爺都該罰一杯！」當夜席散。

次早，叫王鬍子送了這一箱銀子去。王鬍子又討了六兩銀子賞錢，回來在鮮魚麵店裏喫麵，遇著張俊民在那裏喫，叫道：「鬍子老官，你過來，請這裏坐。」王鬍子過來坐下，拿上麵來喫。張俊民道：「我有一件事託你。」王鬍子道：「甚麼事？醫好了婁老爹，要謝禮？」張俊民道：「不相干，婁老爹的病是不得好的了。」王鬍子道：「還有多少時候？」張俊民道：「大約不過一百天。這話也不必講他，我有一件事託你。」王鬍子道：「你說罷了。」張俊民道：「而今宗師將到，我家小兒要出來應考，怕學裏人說是我冒籍，託你家少爺向學裏相公們講講。」王鬍子搖手道：「這事共總沒中用。我家少爺，從不曾替學裏相公講一句話。他又不歡喜人家說要出來考。你去求他，他就勸你不考！」張俊民道：「這是怎樣？」王鬍子道：「而今倒有個方法。等我替你回少爺說，說你家的確是冒考不得的，但鳳陽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太老爺出錢蓋的，少爺要送一個人去考，誰敢不依？這樣激著他，他就替你用力，連貼錢都是肯的！」張俊民道：「鬍子老官，這事在你作法便了。做成了，少不得『言身寸』。」王鬍子道：「我那個要你謝！你的兒子，就是我的小姪。人家將來進了學，穿戴著簇新的方巾、藍衫，替我老叔子多磕幾個頭，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張俊民還了麵錢，一齊出來。

王鬍子回家，問小子們道：「少爺在那裏？」小子們道：「少爺在書房裏。」他一直走進書房，見了杜少卿，稟道：「銀子已是小的送與臧三爺收了，著實感激少爺，說又替他免了一場是非，成全了功名，其實這樣事別人也不肯做的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是甚麼要緊的事，只管跑了來倒熟了！」鬍子道：「小的還有話稟少爺。像臧三爺的廩是少爺替他補，公中看祠堂的房子是少爺蓋，眼見得學院不日來考，又要尋少爺修理考棚。我家太老爺拿幾千銀子蓋了考棚，白白便益眾人，少爺就送一個人去考，眾人誰敢不依？」杜少卿道：「童生自會去考的，要我送怎的？」王鬍子道：「假使小的有兒子，少爺送去考，也沒

有人敢說？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也何消說！這學裏秀才，未見得好似奴才！」王鬍子道：「後門口張二爺，他那兒子讀書，少爺何不叫他考一考？」杜少卿道：「他可要考？」鬍子道：「他是個冒籍，不敢考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你和他說，叫他去考。若有廩生多話，你就向那廩生說，是我叫他去考的。」王鬍子道：「是了。」應諾了去。

這幾日，婁太爺的病漸漸有些重起來了，杜少卿又換了醫生來看。在家心裏憂愁。

忽一日，臧三爺走來，立著說道：「你曉得有個新聞？縣裏王公壞了。昨晚摘了印，新官押著他就要出衙門，縣裏人都說他是個混帳官，不肯借房子給他住，在那裏急的要死！」杜少卿道：「而今怎樣了？」臧蓼齋道：「他昨晚還賴在衙門裏。明日再不出，就要討沒臉面！那個借屋與他住？只好搬在孤老院！」杜少卿道：「這話果然麼？」叫小廝叫王鬍子來，向王鬍子道：「你快到縣前向工房說，叫他進去稟王老爺，說王老爺沒有住處，請來我家花園裏住。他要房子甚急，你去！」王鬍子連忙去了。臧蓼齋道：「你從前會也不肯會他，今日為甚麼自己借房子與他住？況且他這事有拖累，將來百姓要鬧他，不要把你花園都拆了！」杜少卿道：「先君有大功德在於鄉里，人人知道。就是我家藏了強盜，也是沒有人家來動我家的房子。這個老哥放心。至於這王公，他既知道仰慕我，就是一點造化了。我前日若去拜他，便是奉承本縣知縣；而今他官已壞了，又沒有房子住，我就該照應他。他聽見這話，一定就來。你在我這裏候他來，同他談談。」

說著，門上人進來稟道：「張二爺來了。」只見張俊民走進來，跪下磕頭。杜少卿道：「你又怎的？」張俊民道：「就是小兒要考的事，蒙少爺的恩典！」杜少卿道：「我已說過了。」張俊民道：「各位稟生先生聽見少爺吩咐，都沒的說，只要門下捐一百二十兩銀子修學。門下那裏捐的起？故此，又來求少爺商議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只要一百二十兩？此外可還再要？」張俊民道：「不要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容易。我替你出。你就寫一個願捐修學宮求入籍的呈子來。臧三哥，你替他送到學裏去，銀子在我這裏來取。」臧三爺道：「今日有事，明日我和你去罷。」張俊民謝過，去了。正迎著王鬍子飛跑來道：「王老爺來拜，已到門下轎了。」杜少卿和臧蓼齋迎了出去。那王知縣紗帽便服，進來作揖再拜，說道：「久仰先生，不得一面。今弟在困厄之中，蒙先生慨然以尊齋相借，令弟感愧無地；所以先來謝過，再細細請教。恰好臧年兄也在此。」杜少卿道：「老父臺，些小之事，不足介意。荒齋原是空閒，竟請搬過來便了。」臧蓼齋道：「門生正要同敝友來候老師，不想返勞老師先施。」王知縣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打恭上轎而去。

杜少卿留下臧蓼齋，取出一百二十兩銀子來遞與他，叫他明日去做張家這件事。臧蓼齋帶著銀子去了。次日，王知縣搬進來住。又次日，張俊民備了一席酒送在杜府，請臧三爺同鮑師父陪。王鬍子私向鮑廷璽道：「你的話也該發動了。我在這裏算著，那話已有個完的意思；若再遇個人來求些去，你就沒帳了。你今晚開口。」當下客到齊了，把席擺到廳旁書房裏，四人上席。張俊民先捧著一杯酒謝過了杜少卿，又斟酒作揖謝了臧三爺，入席坐下。席間談這許多事故。鮑廷璽道：「門下在這裏大半年了，看見少爺用銀子像淌水，連裁縫都是大捧拿了去；只有門下是七八個月的養在府裏白渾些酒肉喫喫，一個大錢也不見面。我想這樣乾篾片也做不來，不如揩揩眼淚，別處去哭罷。門下明日告辭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鮑師父，你也不曾向我說過，我曉得你甚麼心事？你有話，說不是？」鮑廷璽忙斟一杯酒遞過來，說道：「門下父子兩個都是教戲班子過日，不幸父親死了。門下消折了本錢，不能替父親爭口氣；家裏有個老母親，又不能養活。門下是該死的人，除非少爺賞我個本錢，纔可以回家養活母親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你一個梨園中的人，卻有思念父親孝敬母親的念，這就可敬的狠了。我怎麼不幫你！」鮑廷璽站起來道：「難得少爺的恩典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坐著，你要多少銀子？」鮑廷璽看見王鬍子站在底下，把眼望著王鬍子。王鬍子走上來道：「鮑師父，你這銀子要用的多哩，連叫班子，買行頭，怕不要五六百兩。少爺這裏沒有，只好將就弄幾十兩銀子給你過江，舞起幾個猴子來，你再跳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幾十兩銀子不濟事。我竟給你一百兩銀子，你拿過去教班子。用完了，你再來和我說話。」鮑廷璽跪下來謝。杜少卿拉住道：「不然我還要多給你些銀子，因我這婁太爺病重，要料理他的光景，我好打發你回去。」當晚臧張二人都贊杜少卿的慷慨。喫罷散了。

自此之後，婁太爺的病，一日重一日。那日，杜少卿坐在他跟前，婁太爺說道：「大相公，我從前挨著，只望病好，而今看這光景，病是不得好了，你要送我回家去！」杜少卿道：「我一日不曾盡得老伯的情，怎麼說要回家？」婁太爺道：「你又獃了！我是有子有孫的人，一生出門在外，今日自然要死在家裏。難道說你不留我？」杜少卿垂淚道：「這樣話，我就不留了。老伯的壽器是我備下的，如今用不著，是不好帶去了，另拿幾十兩銀子合具壽器。衣服、被褥，是做停當的，與老伯帶去。」婁太爺道：「這棺木、衣服，我受你的。你不要又拿銀子給我家兒子、孫子。我只在三日內就要回去，坐不起來了，只好用床抬了去。你明日早上到令先尊太老爺神主前祝告，說婁太爺告辭回去了。我在你家三十年，是你令先尊一個知心的朋友。令先尊去後，大相公如此奉事我，我還有甚麼話？你的品行、文章，是當今第一人。你生的個小兒子，尤其不同，將來好好教訓他成個正經人物。但是你不會當家，不會相與朋友，這家業是斷然保不住的了！像你做這樣慷慨仗義的事，我心裏喜歡；只是也要看來說話的是個甚麼樣人。像你這樣做法，都是被人騙了去，沒人報答你的。雖說施恩不望報，卻也不可這般賢否不明。你相與這臧三爺、張俊民，都是沒良心的人。近來又添一個鮑廷璽。他做戲的，有甚麼好人？你也要照顧他。若管家王鬍子，就更壞了！銀錢也是小事，我死之後，你父子兩人，事事學你令先尊的德行。德行若好，就沒有飯喫也不妨。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慎卿相公；慎卿雖有才情，也不是甚麼厚道人。你只學你令先尊，將來斷不喫苦。你眼裏又沒有官長，又沒有本家，這本地方也難住。南京是個大邦，你的才情到那裏去，或者還遇著個知己，做出些事業來。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！大相公，你聽信我言，我死也瞑目！」杜少卿流淚道：「老伯的好話，我都知道了。」忙出來吩咐雇了兩班腳子，抬婁太爺過南京到陶紅鎮。又拿出百十兩銀子來，付與婁太爺的兒子回去辦後事。第三日，送婁太爺起身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京師池館，又看俊傑來遊；江北家鄉，不見英賢豪舉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　杜少卿夫婦遊山　遲衡山朋友議禮

話說杜少卿自從送了婁太爺回家之後，自此就沒有人勸他，越發放著膽子用銀子。前項已完，叫王鬍子又去賣了一分田來，二千多銀子，隨手亂用。又將一百銀子把鮑廷璽打發過江去了。王知縣事體已清，退還了房子，告辭回去。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，銀子用的差不多了，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併與本家，要到南京去住，和娘子商議，娘子依了。人勸著他，總不肯聽。足足鬧了半年，房子歸併妥了。除還債贖當，還落了有千把多銀子，和娘子說道：「我先到南京會過盧家表姪，尋定了房子，再來接你。」

當下收拾了行李，帶著王鬍子，同小廝加爵過江。王鬍子在路見不是事，拐了二十兩銀子走了。杜少卿付之一笑，只帶了加爵過江。到了倉巷裏外祖盧家，表姪盧華士出來迎請表叔進去，到廳上見禮。杜少卿又到樓上拜了外祖、外祖母的神主。見了盧華士的母親，叫小廝拿出火腿、茶葉土儀來送過。盧華士請在書房裏擺飯，請出一位先生來，是華士今年請的業師。那先生出來見禮，杜少卿讓先生首席坐下。杜少卿請問先生：「貴姓？」那先生道：「賤姓遲，名均，字衡山。請問先生貴姓？」盧華士道：「這是學生天長杜家表叔。」遲先生道：「是少卿先生？是海內英豪，千秋快士！只道聞名不能見面，何圖今日邂逅高賢！」站起來，重新見禮。杜少卿看那先生細瘦，通眉長爪，雙眸炯炯，知他不是庸流，便也一見如故。喫過了飯，說起要尋房子來住的話。遲衡山喜出望外，說道：「先生何不竟尋幾間河房住？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也極好。我和你借此先去看看秦淮。」遲先生叫華士在家好好坐著，便同少卿步了出來。走到狀元境，只見書店裏貼了多少新封面，內有一個寫道：「『歷科程墨持運。』處州馬純上，嘉興蘧駔夫同選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蘧駔夫是南昌蘧太守之孫，是我敝世兄。既在此，我何不進去會會他？」便同遲先生進去。蘧駔夫出來敘了世誼，彼此道了些相慕的話。馬純上出來敘禮，問：「先生貴姓？」蘧駔夫道：「此乃天長殿元公孫杜少卿先生。這位是句容遲衡山先生。皆江南名壇領袖。小弟輩恨相見之晚。」喫過了茶，遲衡山道：「少卿兄要尋居停，此時不能久談，要相別了。」同走出來，只見櫃臺上伏著一個人在那裏看詩，指著書上道：「這一首詩就是我的。」四個人走過來，看見他傍邊放著一把白紙詩扇。蘧駔夫打開一看，款上寫著「蘭江先生」。蘧駔夫笑道：「是景蘭江！」景蘭江抬起頭來看見二人，作揖問姓名。杜少卿拉著遲衡山道：「我每且去尋房子，再來會這些人。」

當下走過淮清橋。遲衡山路熟，找著房牙子，一路看了幾處河房，多不中意，一直看到東水關。這年是鄉試年，河房最貴。這房子每月要八兩銀子的租錢。杜少卿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先租了住著，再買他的。」南京的風俗是要付一個進房，一個押月。當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倉巷盧家寫定租約，付了十六兩銀子。盧家擺酒留遲衡山同杜少卿坐坐。到夜深，遲衡山也在這裏宿了。

次早纔洗臉，只聽得一人在門外喊了進來：「杜少卿先生在那裏？」杜少卿正要出去看，那人已走進來，說道：「且不要通姓名，且等我猜一猜著！」定了一會神，走上前，一把拉著少卿道：「你便是杜少卿。」杜少卿笑道：「我便是杜少卿。這位是遲衡山先生，這是舍表姪。先生，你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少卿天下豪士，英氣逼人，小弟一見喪膽，不似遲先生老成尊重，所以我認得不錯。小弟便是季葦蕭。」遲衡山道：「是定梨園榜的季先生？久仰，久仰。」季葦蕭坐下，向杜少卿道：「令兄已是北行了。」杜少卿驚道：「幾時去的？」季葦蕭道：「纔去了三四日。小弟送到龍江關，他加了貢，進京鄉試去了。少卿兄揮金如土，為甚麼躲在家裏用，不拿來這裏我們大家頑頑？」杜少卿道：「我如今來了。現看定了河房，到這裏來居住。」季葦蕭拍手道：「妙！妙！我也尋兩間河房同你做鄰居，把賤內也接來同老嫂作伴。這買河房的錢，就出在你！」杜少卿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須臾，盧家擺出飯來，留季葦蕭同喫。喫飯中間，談及哄慎卿看道士的這一件事，眾人大笑，把飯都噴了出來。纔喫完了飯，便是馬純上、蘧駔夫、景蘭江來拜。會著談了一會，送出去。纔進來，又是蕭金鉉、諸葛天申、季恬逸來拜。季葦蕭也出來同坐。談了一會，季葦蕭同三人一路去了。杜少卿寫家書，打發人到天長接家眷去了。

次日清晨，正要回拜季葦蕭這幾個人。又是郭鐵筆同來道士來拜。杜少卿迎了進來，看見道士的模樣，想起昨日的話，又忍不住笑。道士足恭了一回，拿出一卷詩來。郭鐵筆也送了兩方圖書。杜少卿都收了。喫過茶，告別去了。杜少卿方纔出去回拜這些人。一連在盧家住了七八天，同遲衡山談些禮樂之事，甚是相合。家眷到了，共是四隻船，攏了河房。杜少卿辭別盧家，搬了行李去。

次日，眾人來賀。這時三月初旬，河房漸好，也有簫管之聲。杜少卿備酒請這些人，共是四席。那日，季葦蕭、馬純上、蘧駔夫、季恬逸、遲衡山、盧華士、景蘭江、諸葛天申、蕭金鉉、郭鐵筆、來霞士都在席。金東崖是河房鄰居，拜往過了，也請了來。本日茶廚先到，鮑廷璽打發新教的三元班小戲子來磕頭，見了杜少爺、杜娘子，賞了許多菓子去了。隨即房主人家薦了一個賣花堂客叫做姚奶奶來見。杜娘子留他坐著。到上晝時分，客已到齊，將河房窗子打開了。眾客散坐，或憑欄看水，或啜茗閒談，或據案觀書，或箕踞自適，各隨其便。只見門外一頂轎子，鮑廷璽跟著，是送了他家王太太來問安。王太太下轎進去了，姚奶奶看見他，就忍笑不住，向杜娘子道：「這是我們南京有名的王太太，他怎肯也到這裏來！」王太太見杜娘子，著實小心，不敢抗禮。杜娘子也留他坐下。杜少卿進來，姚奶奶、王太太，又叩見了少爺。鮑廷璽在河房見了眾客，口內打諢說笑。鬧了一會，席面已齊，杜少卿出來奉席坐下，喫了半夜酒，各自散訖。鮑廷璽自己打著燈籠，照王太太坐了轎子，也回去了。

又過了幾日，娘子因初到南京，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。杜少卿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當下叫了幾乘轎子，約姚奶奶做陪客。兩三個家人、婆娘都坐了轎子跟著。廚子挑了酒席，借清涼山一個姚園。這姚園是個極大的園子，進去一座籬門。籬門內是鵝卵石砌成的路，一路朱紅欄杆，兩邊綠柳掩映。過去三間廳，便是他賣酒的所在，那日把酒桌子都搬了。過廳便是一路山徑。上到山頂，便是一個八角亭子。席擺在亭子上。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，觀看景致。一邊是清涼山，高高下下的竹樹；一邊是靈隱觀，綠樹叢中，露出紅牆來，十分好看。坐了一會，杜少卿也坐轎子來了。轎裏帶了一隻赤金杯子，擺在桌上，斟起酒來，拿在手內，趁著這春光融融，和氣習習，憑在欄杆上，留連痛飲。這日杜少卿大醉了，竟攜著娘子的手，出了園門，一手拿著金杯，大笑著，在清涼山岡子上走了一里多路。背後三四個婦女，嘻嘻笑笑跟著。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，不敢仰視。杜少卿夫婦兩個上了轎子去了。姚奶奶和這幾個婦女，採了許多桃花插在轎子上，也跟上去了。

杜少卿回到河房，天色已晚。只見盧華士還在那裏坐著，說道：「北門橋莊表伯聽見表叔來了，急于要會。明日請表叔在家坐一時，不要出門，莊表伯來拜。」杜少卿道：「紹光先生是我所師事之人。我因他不耐同這一班詞客相聚，所以前日不曾

約他。我正要去看他，怎反勞他到來看我？賢姪，你作速回去，打發人致意，我明日先到他家去。」華士應諾去了。杜少卿送了出去。纔關了門，又聽得打的門響。小廝開門出去，同了一人進來，稟道：「婁大相公來了。」杜少卿舉眼一看，見婁煥文的孫子穿著一身孝，哭拜在地，說道：「我家老爹去世了，特來報知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幾時去世的？」婁大相公道：「前月二十六日。」杜少卿大哭了一場，吩咐連夜製備祭禮。次日清晨，坐了轎子，往陶紅鎮去了。季葦蕭打聽得姚園的事，絕早走來訪問，知道已往陶紅，悵悵而返。

杜少卿到了陶紅，在婁太爺柩前大哭了幾次，拿銀子做了幾天佛事，超度婁太爺生天。婁家把許多親戚請來陪。杜少卿一連住了四五日，哭了又哭。陶紅一鎮上的人，人人歎息，說：「天長杜府厚道！」又有人說：「這老人家為人必定十分好，所以杜府纔如此尊重報答他。為人須像這個老人家，方為不愧！」杜少卿又拿了幾十兩銀子交與他兒子、孫子，買地安葬婁太爺。婁家一門，男男女女，都出來拜謝。杜少卿又在柩前慟哭了一場，方纔回來。

到家，娘子向他說道：「自你去的第二日，巡撫一個差官，同天長縣的一個門斗，拿了一角文書來尋，我回他不在家。他住在飯店裏，日日來問，不知為甚事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又奇了！」正疑惑間，小廝來說道：「那差官和門斗在河房裏要見。」杜少卿走出去，同那差官見禮坐下。差官道了恭喜，門斗送上一角文書來。那文書是拆開過的。杜少卿拿出來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「巡撫部院李，為舉薦賢才事：欽奉聖旨，採訪天下儒修。本部院訪得天長縣儒學生員杜儀，品行端醇，文章典雅。為此飭知該縣儒學教官，即敦請該生即日束裝赴院，以便考驗，申奏朝廷，引見擢用。毋違，速速！」

杜少卿看了道：「李大人是先祖的門生，原是我的世叔，所以薦舉我。我怎麼敢當？但大人如此厚意，我即刻料理起身，到轅門去謝。」留差官喫了酒飯，送他幾兩銀子作盤程，門斗也給了他二兩銀子，打發先去了。

在家收拾，沒有盤纏，把那一隻金杯當了三十兩銀子，帶一個小廝，上船往安慶去了。到了安慶，不想李大人因事公出，過了幾日纔回來。杜少卿投了手本，那裏開門請進去，請到書房裏。李大人出來，杜少卿拜見，請過大人的安。李大人請他坐下。李大人道：「自老師去世之後，我常念諸位世兄。久聞世兄才品過人，所以朝廷仿古徵辟大典，我學生要借光，萬勿推辭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小姪菲才寡學，大人誤採虛名，恐其有玷薦牘。」李大人道：「不必太謙，我便向府縣取結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大人垂愛，小姪豈不知？但小姪麋鹿之性，草野慣了，近又多病，還求大人另訪。」李大人道：「世家子弟，怎說得不肯做官？我訪的不差，是要薦的。」杜少卿就不敢再說了。李大人留著住了一夜，拿出許多詩文來請教。

次日辭別出來。他這番盤程帶少了，又多住了幾天，在轅門上又被人要了多少喜錢去，叫了一隻船回南京，船錢三兩銀子也欠著。一路又遇了逆風，走了四五天，纔走到蕪湖。到了蕪湖，那船真走不動了，船家要錢買米煮飯。杜少卿叫小廝尋一尋，只剩了五個錢。杜少卿算計要拿衣服去當。心裏悶，且到岸上去走走，見是吉祥寺，因在茶桌上坐著，喫了一開茶。又肚裏餓了，喫了三個燒餅，到要六個錢，還走不出茶館門。只見一個道士在面前走過去，杜少卿不曾認得清。那道士回頭一看，忙走近前道：「杜少爺，你怎麼在這裏？」杜少卿笑道：「原來是來霞兄！你且坐下喫茶。」來霞士道：「少老爺，你為甚麼獨自在此？」杜少卿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來霞士道：「我自叨擾之後，因這蕪湖縣張老父臺寫書子接我來做詩，所以在這裏。我就寓在識舟亭，甚有景致，可以望江。少老爺到我下處去坐坐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我也是安慶去看一個朋友，回來從這裏過，阻了風。而今和你到尊寓頑頑去。」來霞士會了茶錢，兩人同進識舟亭。廟裏道士走了出來問那裏來的尊客，來道士道：「是天長杜狀元府裏杜少老爺。」道士聽了，著實恭敬，請坐拜茶。杜少卿看見牆上貼著一個斗方，一首識舟亭懷古的詩，上寫：「霞士道兄教正」，下寫：「燕里韋闡思玄稿」。杜少卿道：「這是滁州烏衣鎮韋四太爺的詩。他幾時在這裏的？」道士道：「韋四太爺現在樓上。」杜少卿向來霞士道：「這樣，我就同你上樓去。」便一同上樓來。道士先喊道：「韋四太爺，天長杜少老爺來了！」韋四太爺答應道：「是那個？」要走下樓來看。杜少卿上來道：「老伯！小姪在此！」韋四太爺兩手抹著鬍子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當是誰，原來是少卿！你怎麼走到這荒江地面來？且請坐下，待我烹起茶來，敘敘闊懷。你到底從那裏來？」杜少卿就把李大人的話告訴幾句，又道：「小姪這回盤程帶少了，今日只剩的五個錢。方纔還喫的是來老爺的茶。船錢、飯錢都無。」韋四太爺大笑道：「好！好！今日大老官畢了！但你是個豪傑，這樣事何必焦心？且在我下處坐著喫酒。我因有教的一個學生住在蕪湖，他前日進了學，我來賀他，他謝了我二十四兩銀子。你在我這裏喫了酒，看風轉了，我拿十兩銀子給你去。」杜少卿坐下，同韋四太爺、來霞士三人喫酒。直喫到下午，看著江裏的船在樓窗外過去，船上的定風旗漸漸轉動。韋四太爺道：「好了！風雲轉了！」大家靠著窗子看那江裏，看了一回，太陽落了下去，返照照著幾千根桅杆半截通紅。杜少卿道：「天色已晴，東北風息了，小姪告辭老伯下船去。」韋四太爺拿出十兩銀子遞與杜少卿，同來霞士送到船上。來霞士又托他致意南京的諸位朋友。說罷別過，兩人上岸去了。

杜少卿在船歇宿。是夜五鼓，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風。船家扯起篷來，乘著順風，只走了半天，就到白河口。杜少卿付了船錢，搬行李上岸，坐轎來家。娘子接著，他就告訴娘子前日路上沒有盤程的這一番笑話。娘子聽了也笑。

次日，便到北門橋去拜莊紹光先生。那裏回說：「浙江巡撫徐大人請了遊西湖去了，還有些日子纔得來家。」杜少卿便到倉巷盧家去會遲衡山。盧家留著喫飯。遲衡山閒話說起：「而今讀書的朋友，只不過講個舉業，若會做兩句詩賦，就算雅極的了，放著經史上禮、樂、兵、農的事，全然不問！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，大功不差似湯武，卻全然不曾制作禮樂。少卿兄，你此番徵辟了去，替朝廷做些正經事，方不愧我輩所學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徵辟的事，小弟已是辭了。正為走出去做不出甚麼事業，徒惹高人一笑，所以寧可不出去的好。」遲衡山又在房裏拿出一個手卷來，說道：「這一件事，須是與先生商量。」杜少卿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遲衡山道：「我們這南京，古今第一個賢人是吳泰伯，卻並不曾有個專祠。那文昌殿、關帝廟，到處都有。小弟意思要約些朋友，各捐幾何，蓋一所泰伯祠，春秋兩仲，用古禮古樂致祭；借此，大家習學禮樂，成就出些人才，也可以助一助政教。但建造這祠，須數千金。我表了個手卷在此，願捐的寫在上面。少卿兄，你願出多少？」杜少卿大喜道：「這是該的！」接過手卷，放開寫道：「天長杜儀捐銀三百兩。」遲衡山道：「也不少了。我把歷年做館的修金節省出來，也捐二百兩。」就寫在上面，又叫：「華士，你也勉力出五十兩。」也就寫在卷子上。遲衡山捲起收了，又坐著閒談。只見杜家一個小廝走來稟道：「天長有個差人在河房裏要見少爺，請少爺回去。」杜少卿辭了遲衡山回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一時賢士，同辭爵祿之縻；兩省名流，重修禮樂之事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　議禮樂名流訪友　備弓旌天子招賢

話說杜少卿別了遲衡山出來，問小廝道：「那差人他說甚麼？」小廝道：「他說少爺的文書已經到了，李大老爺吩咐縣裏鄧老爺請少爺到京裏去做官。鄧老爺現住在承恩寺。差人說，請少爺在家裏，鄧老爺自己上門來請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我不走前門家去了。你快叫一隻船，我從河房欄杆上上去。」當下小廝在下浮橋僱了一隻涼篷，杜少卿坐了來家。忙取一件舊衣服，一頂舊帽子，穿戴起來，拿手帕包了頭，睡在床上，叫小廝：「你向那差人說，我得了暴病，請鄧老爺不用來，我病好了，慢慢來謝鄧老爺。」小廝打發差人去了。娘子笑道：「朝廷叫你去做官，你為甚麼粧病不去？」杜少卿道：「你好獃！放著南京這樣好頑的所在，留著我在家，春天秋天，同你出去看花喫酒，好不快活。為甚麼要送我到京裏去？假使連你也帶往京裏，京裏又冷，你身子又弱，一陣風吹得凍死了，也不好。還是不去的妥當。」小廝進來說：「鄧老爺來了，坐在河房裏，定要會少爺。」杜少卿叫兩個小廝攙扶著，做個十分有病的模樣，路也走不全，出來拜謝知縣；拜在地下，就不得起來。知縣慌忙扶了起來，坐下就道：「朝廷大典，李大人耑要借光，不想先生病得狼狽至此。不知幾時可以勉強就道？」杜少卿道：「治晚不幸大病，生死難保，這事斷不能了。總求老父臺代我懇辭。」袖子裏取出一張呈子來遞與知縣。知縣看這般光景，不好久坐，說道：「弟且別了先生，恐怕勞神。這事，弟也只得備文書詳覆上去，看大人意思何如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極蒙台愛，恕治晚不能躬送了。」知縣作別上轎而去，隨即備了文書，說：「杜生委係患病，不能就道。」申詳了李大人。恰好李大人也調了福建巡撫，這事就罷了。杜少卿聽見李大人已去，心裏歡喜道：「好了！我做秀才，有了這一場結局。將來鄉試也不應，科、歲也不考，逍遙自在，做些自己的事罷！」

杜少卿因托病辭了知縣，在家有許多時不曾出來。這日，鼓樓街薛鄉紳家請酒。杜少卿辭了不到。遲衡山先到了。那日在座的客是馬純上、蘧駪夫、季葦蕭。都在那裏坐定，又到了兩位客：一個是揚州蕭柏泉，名樹滋；一個是采石余夔，字和聲。是兩個少年名士。這兩人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；舉止風流，芳蘭竟體。這兩個名士獨有兩個綽號：一個叫「余美人」，一個叫「蕭姑娘」。兩位會了眾人，作揖坐下。薛鄉紳道：「今日奉邀諸位先生小坐，淮清橋有一個姓錢的朋友，我約他來陪諸位頑頑，他偏生的今日有事，不得到。」季葦蕭道：「老伯，可是那做正生的錢麻子？」薛鄉紳道：「是。」遲衡山道：「老先生同士大夫宴會，那梨園中人也可以許他一席同坐的麼？」薛鄉紳道：「此風也久了。弟今日請的有高老先生。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談吐，所以約他。」遲衡山道：「是那位高老先生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是六合的現任翰林院侍讀。」

說著，門上人進來稟道：「高大老爺到了。」薛鄉紳迎了出去。高老先生紗帽蟒衣，進來與眾人作揖，首席坐下；認得季葦蕭，說道：「季年兄，前日枉顧，有失迎迓。承惠佳作，尚不曾捧讀。」便問：「這兩位少年先生尊姓？」余美人、蕭姑娘，各道了姓名。又問馬、蘧二人。馬純上道：「書坊裏選『歷科程墨持運』的便是晚生兩個。」余美人道：「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孫。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學，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。」問完了，纔問到遲先生。遲衡山道：「賤姓遲，字衡山。」季葦蕭道：「遲先生有制禮作樂之才，乃是南邦名宿。」高老先生聽罷，不言語了。喫過了三遍茶，換去大衣服，請在書房裏坐。這高老先生雖是一個前輩，卻全不做身分，最好頑耍，同眾位說說笑笑，並無顧忌；纔進書房，就問道：「錢朋友怎麼不見？」薛鄉紳道：「他今日回了不得來。」高老先生道：「沒趣！沒趣！今日滿座欠雅矣！」薛鄉紳擺上兩席，奉席坐下。席間談到浙江這許多名士，以及西湖上的風景，婁氏弟兄兩個許多結交賓客的故事。余美人道：「這些事我還不愛；我只愛駪夫家的雙紅姐，說著還齒頰生香。」季葦蕭道：「怪不得，你是個美人，所以就愛美人了。」蕭柏泉道：「小弟生平最喜修補紗帽，可惜魯編修公不曾會著。聽見他那言論丰采，到底是個正經人；若會著，我少不得著實請教他。可惜已去世了。」蘧駪夫道：「我婁家表叔那番豪舉，而今再不可得了！」季葦蕭道：「駪兄，這是甚麼話？我們天長杜氏弟兄，只怕更勝於令表叔的豪舉！」遲衡山道：「兩位中是少卿更好。」高老先生道：「諸位纔說的，可就是贛州太守的乃郎？」遲衡山道：「正是，老先生也相與？」高老先生道：「我們天長、六合，是接壤之地，我怎麼不知道，諸公莫怪學生說，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個敗類！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，廣積陰德，家裏也掙了許多田產。到了他家殿元公，發達了去，雖做了幾十年官，卻不會尋一個錢來家。到他父親，還有本事中個進士，做一任太守，已經是個獃子了：做官的時候，全不曉得敬重上司，只是一味希圖著百姓說好；又逐日講那些『敦孝弟，勸農桑』的獃話。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裏的詞藻，他竟拿著當了真，惹的上司不喜歡，把個官弄掉了！他這兒子就更胡說，混穿混喫，和尚、道士、工匠、花子，都拉著相與，卻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！不到十年內，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。天長縣站不住，搬在南京城裏，日日攜著乃眷上酒館喫酒，手裏拿著一個銅盞子，就像討飯的一般！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！學生在家裏，往常教子姪們讀書，就以他為戒。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著，上面寫道：『不可學天長杜儀！』」遲衡山聽罷，紅了臉道：「近日朝廷徵辟他，他都不就。」高老先生冷笑道：「先生，你這話又錯了。他果然肚裏通，就該中了去！」又笑道：「徵辟難道算得正途出身麼？」蕭柏泉道：「老先生說的是。」向眾人道：「我們後生晚輩，都該以老先生之言為法。」當下又喫了一會酒，話了些閒話。席散，高老先生坐轎先去了。眾位一路走。遲衡山道：「方纔高老先生這些話，分明是罵少卿，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許多身分。眾位先生，少卿是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！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方纔這些話，也有幾句說的是。」季葦蕭道：「總不必管他。他河房裏有趣，我們幾個人，明日一齊到他家，叫他買酒給我們喫！」余和聲道：「我們兩個人也去拜他。」當下約定了。

次日，杜少卿纔起來，坐在河房裏，鄰居金東崖拿了自己做的一本「四書講章」來請教，擺桌子在河房裏看。看了十幾條，落後金東崖指著一條問道：「先生，你說這『羊棗』是甚麼？羊棗，即羊腎也。俗語說：『只顧羊卵子，不顧羊性命，』所以曾子不喫。」杜少卿笑道：「古人解經，也有穿鑿的，先生這話就太不倫了。」正說著，遲衡山、馬純上、蘧駪夫、蕭柏泉、季葦蕭、余和聲，一齊走了進來，作揖坐下。杜少卿道：「小弟許久不曾出門，有疎諸位先生的教。今何幸群賢畢至！」便問：「二位先生貴姓？」余、蕭二人各道了姓名。杜少卿道：「蘭江怎的不見？」蘧駪夫道：「他又在三山街開了個頭巾店做生意。」小廝奉出茶來。季葦蕭道：「不是喫茶的事，我們今日要酒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且閒談著。」遲衡山道：「前日承見賜『詩說』，極其佩服；但吾兄說詩大旨，可好請教一二？」蕭柏泉道：「先生說的可單是擬題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想是在『永樂大全』上說下來的。」遲衡山道：「我們且聽少卿說。」

杜少卿道：「朱文公解經，自立一說，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。而今丟了諸儒，只依朱註，這是後人固陋，與朱子不相干。小弟遍覽諸儒之說，也有一二私見請教。即如『凱風』一篇，說七子之母想再嫁，我心裏不安。古人二十而嫁，養到第七個兒子，又長大了，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，那有想嫁之理！所謂『不安其室』者，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，在家吵鬧，七子所以自認不是。這話前人不曾說過。」遲衡山點頭道：「有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『女曰雞鳴』一篇，先生們說他怎麼樣好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是鄭風，只是說他不淫，還有甚麼別的說？」遲衡山道：「便是，也還不能得其深味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非

也。但凡士君子橫了一個做官的念頭在心裏，便先要驕傲妻子。妻子想做夫人，想不到手，便事事不遂心，吵鬧起來。你看這夫婦兩個，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，彈琴飲酒，知命樂天。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。這個前人也不曾說過。」蘧駪夫道：「這一說果然妙了！」杜少卿道：「據小弟看來，『溱洧』之詩，也只是夫婦同遊，並非淫亂。」季葦蕭道：「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姚園大樂！這就是你彈琴飲酒，采蘭贈芍的風流了！」眾人一齊大笑。遲衡山道：「少卿妙論，令我聞之如飲醍醐。」余和聲道：「那邊醍醐來了！」眾人看時，見是小廝捧出酒來。當下擺齊酒餚，八位坐下小飲。季葦蕭多喫了幾杯，醉了，說道：「少卿兄，你真是絕世風流。據我說，鎮日同一個三十多歲的老嫂子看花飲酒，也覺得掃興。據你的才名，又住在這樣的好地方，何不娶一個標致如君，又有才情的，才子佳人，及時行樂？」杜少卿道：「葦兄，豈不聞晏子云：『今雖老而醜，我固及見其姣且好也。』況且娶妾的事，小弟覺得最傷天理。天下不過是這些人，一個人占了幾個婦人，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。小弟為朝廷立法：人生須四十無子，方許娶一妾；此妾如不生子，便遣別嫁。是這等樣，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幾個。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。」蕭柏泉道：「先生說得好一篇風流經濟！」遲衡山歎息道：「宰相若肯如此用心，天下可立致太平！」當下喫完了酒，眾人歡笑，一同辭別去了。

過了幾日，遲衡山獨自走來，杜少卿會著。遲衡山道：「那泰伯祠的事，已有個規模了。將來行的禮樂，我草了一個底稿在此，來和你商議，替我斟酌起來。」杜少卿接過底稿看了，道：「這事還須尋一個人斟酌。」遲衡山道：「你說尋那個？」杜少卿道：「莊紹光先生。」遲衡山道：「他前日浙江回來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我正要去。我和你而今同去看他。」當下兩人坐了一隻涼篷船，到了北門橋，上了岸，見一所朝南的門面房子。遲衡山道：「這便是他家了。」兩人走進大門，門上的人進去稟了主人，那主人走了出來。這人姓莊名尚志，字紹光，是南京累代的讀書人家。這莊紹光十一二歲就會做一篇七千字的賦，天下皆聞。此時已將及四十歲，名滿一時。他卻閉戶著書，不肯妄交一人。這日聽見是這兩個人來，方纔出來相會。只見頭戴方巾，身穿寶藍夾紗直裰，三綹髭鬚，黃白面皮，出來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。莊紹光道：「少卿兄，相別數載，卻喜卜居秦淮，為三山二水生色。前日又多了皖江這一番纏繞，你卻也辭的爽快！」杜少卿道：「前番正要來相會，恰遇故友之喪，只得去了幾時；回來時，先生已浙江去了。」莊紹光道：「衡山兄常在家裏，怎麼也不常會？」遲衡山道：「小弟為泰伯祠的事，奔走了許多日子；今已略有規模，把所訂要行的禮樂送來請教。」袖裏拿出一個本子來遞了過去。莊紹光接過，從頭細細看了，說道：「這千秋大事，小弟自當贊助效勞。但今有一事，又要出門幾時。多則三月，少則兩月便回。那時我們細細考訂。」遲衡山道：「又要到那裏去？」莊紹光道：「就是浙撫徐穆軒先生，今陞少宗伯，他把賤名薦了，奉旨要見，只得去走一遭。」遲衡山道：「這是不得就回來的。」莊紹光道：「先生放心，小弟就回來的，不得誤了泰伯祠的大祭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祭祀的事，少了先生不可，專候早回。」遲衡山叫將邸抄借出來看。小廝取了出來。兩人同看。上寫道：

「禮部侍郎徐，為薦舉賢才事：奉聖旨，莊尚志著來京引見。欽此。」

兩人看了，說道：「我們且別，候入都之日，再來奉送。」莊紹光道：「相晤不遠，不勞相送。」說罷出來，兩人去了。

莊紹光晚間置酒與娘子作別。娘子道：「你往常不肯出去，今日怎的聞命就行？」莊紹光道：「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；既然奉旨召我，君臣之禮是傲不得的。你但放心，我就回來，斷不為老萊子之妻所笑。」次日，應天府的地方官都到門來催迫。莊紹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轎，帶了一個小廝，腳子挑了一擔行李，從後門老早就出漢西門去了。莊紹光從水路過了黃河，僱了一輛車，曉行夜宿，一路來到山東地方。過兗州府四十里，地名叫做辛家驛，住了車子喫茶。這日天色未晚，催著車夫還要趕幾十里地。店家說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近來咱們地方上響馬甚多，凡過往的客人，須要遲行早住。老爺雖然不比有本錢的客商，但是也要小心些。」莊紹光聽了這話，便叫車夫：「竟住下罷。」小廝揀了一間房，把行李打開，鋪在炕上，拿茶來喫著。只聽得門外騾鈴亂響，來了一起銀鞘，有百十個牲口。內中一個解官，武員打扮。又有同伴的一個人，五尺以上身材，六十外歲年紀，花白鬍鬚，頭戴一頂毡笠子，身穿箭衣，腰插彈弓一張，腳下黃牛皮靴。兩人下了牲口，拿著鞭子，一齊走進店來，吩咐店家道：「我們是四川解餉進京的，今日天色將晚，住一宿，明日早行。你們須要小心伺候。」店家連忙答應。那解官督率著腳夫將銀鞘搬入店內，牲口趕到槽上，掛了鞭子，同那人進來，向莊紹光施禮坐下。莊紹光道：「尊駕是四川解餉來的？此位想是貴友？不敢拜問尊姓大名？」解官道：「在下姓孫，叨任守備之職。敝友姓蕭，字昊軒，成都府人。」因問莊紹光進京貴幹。莊紹光道了姓名，並赴召進京的緣故。蕭昊軒道：「久聞南京有位莊紹光先生是當今大名士，不想今日無意中相遇。」極道其傾倒之意。莊紹光見蕭昊軒氣宇軒昂，不同流俗，也就著實親近，因說道：「國家承平日久，近來的地方官辦事，件件都是虛應故事。像這盜賊橫行，全不肯講究一個弭盜安民的良法。聽見前路響馬甚多，我們須要小心防備。」蕭昊軒笑道：「這事先生放心。小弟生平有一薄技：百步之內，用彈子擊物，百發百中。響馬來時，只消小弟一張彈弓，叫他來得去不得，人人送命，一個不留！」孫解官道：「先生若不信敝友手段，可以當面請教一二。」莊紹光道：「急要請教，不知可好驚動？」蕭昊軒道：「這有何妨！正要獻醜。」遂將彈弓拿了，走出天井來，向腰間錦袋中取出兩個彈丸，拿在手裏。莊紹光同孫解官一齊步出天井來看。只見他把彈弓舉起，向著空闊處先打一丸彈子，拋在空中；續將一丸彈子打去，恰好與那一丸彈子相遇，在半空裏打得粉碎。莊紹光看了，讚歎不已。連那店主人看了，都嚇一跳。蕭昊軒收了彈弓，進來坐下。談了一會，各自喫了夜飯住下。

次早天色未明，孫解官便起來催促騾夫、腳子搬運銀鞘，打發房錢上路。莊紹光也起來洗了臉，叫小廝拴束行李，會了帳，一同前行。一群人眾行了有十多里路，那時天色未明，曉星猶在。只見前面林子裏黑影中有人走動。那些趕鞘的騾夫一齊叫道：「不好了！前面有賊！」把那百十個騾子都趕到道傍坡子下去。蕭昊軒聽得，疾忙把彈弓拿在手裏。孫解官也拔出腰刀，拿在馬上。只聽得一枝響箭，飛了出來。響箭過處，就有無數騎馬的從林子裏奔出來。蕭昊軒大喝一聲，扯滿弓，一彈子打去，不想刮喇一聲，那條弓弦迸為兩段。那響馬賊數十人，齊聲打了一個唿哨，飛奔前來。解官嚇得撥回馬頭便跑。那些騾夫、腳子，一個個爬伏在地，儘著響馬賊趕著百十個牲口，馱了銀鞘，往小路上去了。莊紹光坐在車裏，半日也說不出話來；也不曉得車外邊這半會做的是些甚麼勾當。蕭昊軒因弓弦斷了，使不得力量，撥馬往原路上跑；跑到一個小店門口，敲開了門。店家看見，知道是遇了賊，因問：「老爺昨晚住在那個店裏？」蕭昊軒說了。店家道：「他原是賊頭趙大一路做線的，老爺的弓弦必是他昨晚弄壞了。」蕭昊軒省悟，悔之無及。一時人急智生，把自己頭髮拔下一綹，登時把弓弦續好，飛馬回來，遇著孫解官，說賊人已投向東小路而去了。那時天色已明。蕭昊軒策馬飛奔，來了不多路，望見賊眾擁護著銀鞘慌忙的前走。他便加鞭趕上，手執彈弓，好像暴雨打荷葉的一般，打的那些賊人一個個抱頭鼠竄，丟了銀鞘，如飛的逃命去了。他依舊把銀鞘同解官慢慢的趕回大路，會著莊紹光，述其備細。莊紹光又讚歎了一會。同走了半天，莊紹光行李輕便，遂辭了蕭、孫二人，獨自一輛車子先走。走了幾天，將到盧溝橋，只見對面一個人，騎了騾子來，遇著車子，問：「車裏這位客官尊姓？」車夫道：「姓莊。」那人跳下騾子，說道：「莫不是南京來的莊徵君麼？」莊紹光正要下車，那人拜倒在地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朝廷有道，修大禮以尊賢；儒者愛身，遇高官而不受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　聖天子求賢問道　莊徵君辭爵還家

話說莊徵君看見那人跳下騾子，拜在地下，慌忙跳下車來跪下，扶住那人，說道：「足下是誰？我一向不曾認得。」那人拜罷起來，說道：「前面三里之遙便是一個村店，老先生請上了車，我也奉陪了回去，到店裏談一談。」莊徵君道：「最好。」上了車子。那人也上了騾子，一同來到店裏。彼此見過了禮坐下。那人道：「我在京師裏算著徵辟的旨意到南京去，這時候該是先生來的日子了，所以出了彰儀門，遇著騾轎車子，一路問來，果然問著。今幸得接大教。」莊徵君道：「先生尊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盧，名德，字信侯，湖廣人氏。因小弟立了一個志向，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尋遍了，藏在家裏。二十年了，也尋的不差甚麼的了。只是國初四大家，只有高青邱是被了禍的，文集人家是沒有，只有京師一個人家收著。小弟走到京師，用重價買到手，正要回家去，卻聽得朝廷徵辟了先生。我想前輩已去之人，小弟尚要訪他文集，況先生是當代一位名賢，豈可當面錯過。因在京候了許久，一路問的出來。」莊徵君道：「小弟堅臥白門，原無心於仕途；但蒙皇上特恩，不得不來一走。卻喜邂逅中得見先生，真是快事！但是我兩人纔得相逢，就要分手，何以為情。今夜就在這店裏權住一宵，和你連床談談。」又談到名人文集上。莊徵君向盧信侯道：「像先生如此讀書好古，豈不是個極講求學問的？但國家禁令所在，也不可不知避忌。青邱文字，雖其中並無毀謗朝廷的言語，既然太祖惡其為人，且現在又是禁書，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罷。小弟的愚見：讀書一事，要由博而返之約，總以心得為主。先生如回貴府，便道枉駕過舍，還有些拙著慢慢的請教。」盧信侯應允了。次早分別，盧信侯先到南京等候。

莊徵君進了彰儀門，寓在護國寺。徐侍郎即刻打發家人來候，便親自來拜。莊徵君會著。徐侍郎道：「先生途路辛苦？」莊徵君道：「山野鄙性，不習車馬之勞，兼之蒲柳之姿，望秋先零，長途不覺委頓，所以不曾便來晉謁，反勞大人先施。」徐侍郎道：「先生速為料理，恐三五日內就要召見。」

這時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。過了三日，徐侍郎將內閣抄出聖旨送來。上寫道：

「十月初二日，內閣奉上諭：朕承祖宗鴻業，寤寐求賢，以資治道。朕聞師臣者王，古今通義也。今禮部侍郎徐基所薦之莊尚志，著於初六日入朝引見，以光大典。欽此。」

到了初六日五鼓，羽林衛士擺列在午門外，鹵簿全副設了，用的傳臚的儀制，各官都在午門外候著。只見百十道火把的亮光，知道宰相到了，午門大開，各官從掖門進去。過了奉天門，進到奉天殿，裏面一片天樂之聲，隱隱聽見鴻臚寺唱：「排班。」淨鞭響了三下，內官一隊隊捧出金鑪，焚了龍涎香，宮女們持了宮扇，簇擁著天子陞了寶座，一個個嵩呼舞蹈。莊徵君戴了朝巾，穿了公服，跟在班末，嵩呼舞蹈，朝拜了天子。當下樂止朝散。那二十四個馱寶瓶的象，不牽自走，真是：「花迎劍佩星初落，柳拂旌旗露未乾！」各官散了。

莊徵君回到下處，脫去衣服，徜徉了一會，只見徐侍郎來拜。莊徵君便服出來會著。茶罷，徐侍郎問道：「今日皇上陞殿，真乃曠典。先生要在寓靜坐，恐怕不日又要召見。」過了三日，又送了一個抄的上諭來：

「莊尚志著於十一日便殿朝見，特賜禁中乘馬。欽此。」

到了十一那日，徐侍郎送了莊徵君到了午門。徐侍郎別過，在朝房候著。莊徵君獨自走進午門去。只見兩個太監，牽著一匹御用的馬，請莊徵君上去騎著。兩個太監跪著墜蹬。候莊徵君坐穩了，兩個太監籠著韁繩，那扯手都是赭黃顏色，慢慢的走過了乾清門。到了宣政殿的門外，莊徵君下了馬。那殿門口又有兩個太監，傳旨出來，宣莊尚志進殿。莊徵君屏息進去，天子便服坐在寶座。莊徵君上前朝拜了。天子道：「朕在位三十五年，幸託天地祖宗，海宇昇平，邊疆無事。只是百姓未盡溫飽，士大夫亦未見能行禮樂。這教養之事，何者為先？所以特將先生起自田間。望先生悉心為朕籌畫，不必有所隱諱。」莊徵君正要奏對，不想頭頂心裏一點疼痛，著實難忍，只得躬身奏道：「臣蒙皇上清問，一時不能條奏；容臣細思，再為啟奏。」天子道：「既如此，也罷。先生務須為朕加意。只要事事可行，宜於古而不戾於今罷了。」說罷，起駕回宮。莊徵君出了勤政殿，太監又籠了馬來，一直送出午門。徐侍郎接著，同出朝門。徐侍郎別過去了。

莊徵君到了下處，除下頭巾，見裏面有一個蝎子。莊徵君笑道：「臧倉小人，原來就是此物！看來我道不行了！」次日起來，焚香盥手，自己撰了一個薦，筮得「天山遯」。莊徵君道：「是了。」便把教養的事，細細做了十策。又寫了一道「懇求恩賜還山」的本，從通政司送了進去。自此以後，九卿六部的官，無一個不來拜望請教。莊徵君會的不耐煩，只得各衙門去回拜。大學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：「南京來的莊年兄，皇上頗有大用之意，老先生何不邀他來學生這裏走走？我欲收之門牆，以為桃李。」侍郎不好唐突，把這話婉婉向莊徵君說了。莊徵君道：「世無孔子，不當在弟子之列。況太保公屢主禮闈，翰苑門生不知多少，何取晚生這一個野人？這就不敢領教了。」侍郎就把這話回了太保，太保不悅。

又過了幾天，天子坐便殿，問太保道：「莊尚志所上的十策，朕細著，學問淵深。這人可用為輔弼麼？」太保奏道：「莊尚志果係出群之才，蒙皇上曠典殊恩，朝野胥悅。但不由進士出身，驟躋卿貳，我朝祖宗，無此法度，且開天下以倖進之心。伏候聖裁。」天子歎息了一回，隨教大學士傳旨：

「莊尚志允令還山，賜內帑銀五百兩，將南京元武湖賜與莊尚志著書立說，鼓吹休明。」

傳出聖旨來，莊徵君又到午門謝了恩，辭別徐侍郎，收拾行李回南。滿朝官員都來餞送。莊徵君都辭了，依舊叫了一輛車，出彰儀門來。

那日天氣寒冷，多走了幾里路，投不著宿頭，只得走小路，到一個人家去借宿。那人家住著一間草房，裏面點著一盞燈，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家站在門首。莊徵君上前和他作揖道：「老爹，我是行路的，錯過了宿頭，要借老爹這裏住一夜，明早拜納房金。」那老爹道：「客官，你行路的人，誰家頂著房子走？借住不妨。只是我家只得一間屋，夫妻兩口住著，都有七十多歲；不幸今早又把個老妻死了，沒錢買棺材，現停在屋裏。客官卻在那裏住？況你又有車子，如何拿得進來？」莊徵君道：

「不妨，我只須一席之地，將就過一夜，車子叫他在門外罷了。」那老爹道：「這等，只有同我一床睡。」莊徵君道：「也好。」

當下走進屋裏，見那老婦人屍首直殭殭停著，傍邊一張土炕。莊徵君舖下行李，叫小廝同車夫睡在車上，讓那老爹睡在炕裏邊。莊徵君在炕外睡下，番來覆去睡不著。到三更半後，只見那死屍漸漸動起來。莊徵君嚇了一跳，定睛細著，只見那手也動起來了，竟有一個坐起來的意思。莊徵君道：「這人活了！」忙去推那老爹，推了一會，總不得醒。莊徵君道：「年高人怎的這樣好睡！」便坐起來看那老爹時，見他口裏只有出的氣，沒有進的氣，已是死了。回頭看那老婦人，已站起來了，直著腿，白瞪著眼。原來不是活，是走了屍。莊徵君慌了，跑出門來，叫起車夫，把車攔了門，不放他出去。莊徵君獨自在門外徘徊，心裏懊悔道：「吉凶悔吝生乎動，我若坐在家裏，不出來走這一番，今日也不得受這一場虛驚！」又想道：「生死亦是常事，我到底義禮不深，故此害怕。」定了神，坐在車子上。一直等到天色大亮，那走的屍也倒了，一間屋裏，只橫著兩個屍首。莊徵君感傷道：「這兩個老人家就窮苦到這個地步！我雖則在此一宿，我不殯葬他，誰人殯葬？」因叫小廝、車夫前去尋了一個市井，莊徵君拿幾十兩銀子來買了棺木，市上僱了些人抬到這裏，把兩人殮了。又尋了一塊地，也是左近人家的，莊徵君拿出銀子去買。買了，看著掩埋了這兩個老人家。掩埋已畢，莊徵君買了些牲醴紙錢，又做了一篇文。莊徵君灑淚祭奠了。一市上的人，都來羅拜在地下，謝莊徵君。

莊徵君別了臺兒莊，叫了一隻馬溜子船，船上頗可看書。不日來到揚州，在鈔關住了一日，要換江船回南京。次早纔上了江船，只見岸上有二十多乘齊整轎子歇在岸上，都是兩淮總商來候莊徵君，投進帖子來。莊徵君因船中窄小，先請了十位上船來。內中幾位本家，也有稱叔公的，有稱尊兄的，有稱老叔的，作揖奉坐。那在坐第二位的就是蕭柏泉。眾鹽商都說是：「皇上要重用台翁，台翁不肯做官，真乃好品行！」蕭柏泉道：「晚生知道老先生的意思。老先生抱負大才，要從正途出身，不屑這徵辟，今日回來，留待下科掄元。皇上既然知道，將來鼎甲可望。」莊徵君笑道：「徵辟大典，怎麼說不屑？若說掄元，來科一定是長兄。小弟堅臥煙霞，靜聽好音。」蕭柏泉道：「在此還見見院、道麼？」莊徵君道：「弟歸心甚急，就要開船。」說罷，這十位作別上去了，又做兩次會了那十幾位。莊徵君甚不耐煩。隨即是鹽院來拜，鹽道來拜，分司來拜，揚州府來拜，江都縣來拜，把莊徵君鬧的急了，送了各官上去，叫作速開船。當晚總商湊齊六百銀子到船上送盤纏，那船已是去的遠了，趕不著，銀子拿了回去。

莊徵君遇著順風，到了燕子磯，自己歡喜道：「我今日復見江上佳麗了！」叫了一隻涼篷船，載了行李，一路蕩到漢西門。叫人挑著行李，步行到家，拜了祖先，與娘子相見，笑道：「我說多則三個月，少則兩個月便回來，今日如何？我不說謊麼？」娘子也笑了，當晚備酒洗塵。

次早起來，纔洗了臉，小廝進來稟道：「六合高大老爺來拜。」莊徵君出去會。纔會了回來，又是布政司來拜，應天府來拜，驛道來拜，上、江二縣來拜，本城鄉紳來拜，哄莊徵君穿了靴又脫，脫了靴又穿。莊徵君惱了，向娘子道：「我好沒來由！朝廷既把元武湖賜了我，我為甚麼住在這裏和這些人纏？我們作速搬到湖上去受用！」當下商議料理，和娘子連夜搬到元武湖去住。

這湖是極寬闊的地方，和西湖也差不多大。左邊臺城望見雞鳴寺。那湖中菱、藕、蓮、芡，每年出幾千石。湖內七十二隻打魚船，南京滿城每早賣的都是這湖魚。湖中間五座大洲：四座洲貯了圖籍；中間洲上，一所大花園，賜與莊徵君住，有幾十間房子。園裏合抱的老樹，梅花、桃、李，芭蕉、桂、菊，四時不斷的花。又有一園的竹子，有數萬竿。園內軒窗四啟，看著湖光山色，真如仙境。門口繫了一隻船，要往那邊，在湖裏渡了過去；若把這船收過，那邊飛也飛不過來。莊徵君就住在花園。

一日，同娘子憑欄看水，笑說道：「你看這些湖光山色！都是我們的了！我們日日可以遊玩，不像杜少卿要把尊壺帶了清涼山去看花！」閒著無事，又斟酌一樽酒，把杜少卿做的「詩說」，叫娘子坐在傍邊，念與他聽。念到有趣處，喫一大杯，彼此大笑。莊徵君在湖中著實自在。

忽一日，有人在那邊岸上叫船。這裏放船去渡了過來，莊徵君迎了出去。那人進來拜見，便是盧信侯。莊徵君大喜道：「途間一別，渴想到今。今日怎的到這裏？」盧信侯道：「昨日在尊府，今日我方到這裏。你原來在這裏做神仙，令我羨殺！」莊徵君道：「此間與人世絕遠，雖非武陵，亦差不多。你且在此住些時，只怕再來就要迷路了。」當下備酒同飲。喫到三更時分，小廝走進來，慌忙說道：「中山王府裏發了幾百兵，有千把枝火把，把七十二隻魚船都拿了，渡過兵來，把花園團團圍住！」莊徵君大驚。又有一個小廝進來道：「有一位總兵大老爺進廳上來了。」莊徵君走了出去。那總兵見莊徵君施禮。莊徵君道：「不知舍下有甚麼事？」那總兵道：「與尊府不相干。」便附耳低言道：「因盧信侯家藏高青邱文集，乃是禁書，被人告發；京裏說這人有武勇，所以發兵來拿他。今日尾著他在大老爺這裏，所以來要這個人。不要使他知覺走了。」莊徵君道：「總爺，找我罷了。我明日叫他自己投監，走了都在我。」那總兵聽見這話，道：「大老爺說了，有甚麼說。我便告辭。」莊徵君送他出門，總兵號令一聲，那些兵一齊渡過河去了。盧信侯已聽見這事，道：「我是硬漢，難道肯走了帶累先生？我明日自投監去！」莊徵君笑道：「你只去權坐幾天。不到一個月，包你出來，逍遙自在。」盧信侯投監去了。

莊徵君悄悄寫了十幾封書子，打發人進京去遍託朝裏大老，從部裏發出文書來，把盧信侯放了，反把那出首的人問了罪。盧信侯謝了莊徵君，又留在花園住下。

過兩日，又有兩個人在那邊叫渡船渡過湖來。莊徵君迎出去，是遲衡山、杜少卿。莊徵君歡喜道：「有趣！『正欲清談聞客至』。」邀在湖亭上去坐。遲衡山說要所訂泰伯祠的禮樂。莊徵君留二位喫了一天的酒，將泰伯祠所行的禮樂商訂的端端正正，交與遲衡山拿去了。

轉眼過了年。到二月半間，遲衡山約同馬純上、蘧駔夫、季葺蕭、蕭金鉉、金東崖，在杜少卿河房裏商議祭泰伯祠之事。眾人道：「卻是尋那一位做個主祭？」遲衡山道：「這所祭的是個大聖人，須得是個聖賢之徒來主祭，方為不愧。如今必須尋這一個人。」眾人道：「是那一位？」遲衡山疊著指頭，說出這個人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千流萬派，同歸黃河之源；玉振金聲，盡入黃鐘之管。

畢竟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